

开全球先河,澳社媒禁令怎样了

七成青少年仍能访问平台,有效与无效之争愈发激烈

今日聚焦

本报记者 廖勤 见习记者 宋端仪

四个多月来,全球持续追踪一个国家级社媒禁令的实施效果。去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针对数百万16岁以下群体出台世界首个社交媒体禁令。时至今日,这一开先河的政策激起几多波澜?

14岁的艾米感叹,禁令让她第一次尝到“自由”的味道。“以前,打开Snapchat是我每天的习惯,Snapchat经常会跳转到Instagram,接着又跳转到TikTok,我会被算法牵着鼻子走。现在,我不能访问Snapchat,放学后就去跑步,慢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与艾米恰恰相反,13岁的哈德森对禁令很抵触。“我不是那种会被网络伤害的孩子。”他对记者说。哈德森在墨尔本一家私立中学读八年级,他说学校教过网络安全知识,禁令“管不了真正的坏人,只会给普通人添麻烦”。

育有4个孩子的电台主播迈克尔·维普弗利是禁令的铁杆支持者。他坦言执行不会一帆风顺,但希望能坚持下去,因为它是事关社会福祉的“广谱疗法”的一部分,改变行为需要时间。

身为一个13岁孩子的母亲,希尔达则认可禁令在保护孩子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希望政府能对平台内容加强监管,从源头上净化网络空间。

个体感受无温差,利弊争论莫衷一是……经过四个多月的探索,“澳大利亚样本”成效几何?是否带来一些早期启示?

喜忧参半

早在禁令推行之初,能否令行禁止就被打上问号。如今禁令已实施四个多月,效果究竟如何?最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上线首份“自测”报告,展示了喜忧参半的图景。

一方面,账号“清理”显示出禁令的初步威力。截至今年3月初,逾500万个疑似未满16岁用户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禁。但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孩子能够通过平台的年龄验证系统,保留账号或创建新账号。此前活跃于社交媒体的16岁以下青少年中,约

七成仍可以访问社交平台。

与此同时,新的隐忧正在浮现。不少未成年转向Lemon8、Yope、Coverstar等未被禁用但监管较弱的小众或新兴平台。

澳监管机构报告还指出,自禁令生效以来,16岁以下群体对于网络欺凌或有害内容的投诉量并未明显下降。为什么“史上最严禁令”仍被“破防”?15岁的伊万·布坎南-康斯特布尔一语道破:只要你想,绕过它很容易。使用VPN规避特定国家或地区限制,使用父母账号登录等破解手段已不稀奇,甚至还有买卖账号的升级操作。

在监管者眼中,未成年人之所以能轻易绕道,平台负有主要责任。“社交平台正在选择最低限度的执行方式,他们希望澳大利亚立法失败。”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逊说。

被吐槽最多的就是形同虚设的年龄验证,包括允许多次验证直到结果显示年满16岁、注册时不严格核验年龄,甚至在用户已声明未成年后仍继续引导其尝试通过系统。希尔达的儿子、13岁的萨姆说,一些同学会想办法重新申请账号,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虚报年龄、拍照上传,一般很容易通过年龄验证。

澳大利亚监管机构表示,目前正在重点调查Instagram、Facebook、TikTok、YouTube和Snapchat是否违规,并将于今年年中前决定是否正式起诉。如果被认定违规,这些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

被政府打板子,平台并不服气。Meta、Snapchat等辩称,平台致力于遵守禁令,已封禁成千上万个账号,但准确判定用户年龄是全行业挑战。比起严控平台入口,在应用商店层面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及家长审批机制才更有效。

应该管谁?

随着早期数据披露,有效与无效之争愈发激烈。

看到首份合规报告称仍有约七成孩子在用主流社交平台,儿童举报网络欺凌或网络虐待事件数量并未减少,墨尔本数字权利倡导者、作

家萨曼莎·弗洛雷亚直言禁令无效,并指出根本问题在于科技巨头掠夺性的商业模式和有害的产品设计,但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澳大利亚立法者、监管者却认为,这是一项需要时间推进的“社会变革”,几个月的观察期太短,不足以推断其长期影响。

此外,以年龄划线一律禁用的做法是否合理,自禁令诞生之初就自带争议。支持者认为,社交媒体像“老虎机”,通过奖励机制操控行为,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一大祸首,必须像烟酒一样被禁止。

“这是非常好、非常必要的措施,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还无法辨别网络信息的好坏,家长也很难完全监控孩子的在线行为,政府的禁令能为孩子拉起护栏。”居住在墨尔本、有3个孩子的父亲Chor Kin Tsang对记者说。

来自挪威诺兰郡、有4个孩子的父亲佩尔·艾兹维克认为,禁令可降低家庭冲突成本。他告诉记者,孩子们玩手机游戏、刷社交媒体已成为引发家庭冲突的最大导火索。“我的11岁儿子大卫一玩网络游戏就会上瘾,我立了‘家规’,限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间,但有时还是很难管住他。”艾兹维克遗憾挪威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的禁令,期待能针对15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台限制措施。

反对者则指出,比起管孩子,更应管平台算法和产品设计。专家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平台和算法,而不是使用本身。社交媒体公司应该针对未成年人提升产品安全性,包括禁止成瘾设计(无限滚动、自动播放、夜间推送等)、限制算法推荐和注意力操控。

“推出禁令就是承认我们无法监管公司,所以只能限制儿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儿童数字未来中心主任、社会心理学教授索尼娅·利文斯通说,一刀切禁令对孩子“不公平”,这是一种“懒惰”的解决方案。

哈德森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对记者表示,社交媒体是青少年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禁止不现实,反而会让孩子在同龄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更愿意做孩子的‘教练’,而不是‘警察’”。

还有一些人的经历拉响了意想

不到的“警报”:社媒禁令未必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新的问题。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公立中学教师萨拉观察到禁令的一个负面效应:一批不满16岁的优秀高年级学生被“合法”排除在关键升学信息社群之外。禁令实施前,许多高年级学生会加入各类专业和院校申请社群,获取在读学生的经验分享、面试技巧等实用信息,这类社群对偏远地区及低收入家庭学生尤为重要。如今,学生只能依靠学校升学顾问的帮助,萨拉坦言:“我们学校在这方面资源有限。”

居住在悉尼的原住民、单亲妈妈阿曼达·布鲁梅尔·伦内斯塔尔说,她的孩子患有残疾,社交媒体是重要的对外交流渠道,“禁令移除了一个真正的连接空间”。

多管施策

尽管禁令充斥争议,但是“堪培拉效应”仍在全球扩散,多国已开始或有意愿实施社媒禁令。

马来西亚年初已出手,印尼和巴西上月实施,法国最快今年9月落地,希腊宣布明年起推行,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新西兰、挪威等至少30个国家已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媒禁令列入待办事项。

迫切将孩子与社媒“隔离”,这一现象级“拯救行动”反映了世界正在集体反思社交媒体对下一代带来的系统性挑战:焦虑、抑郁、失眠、成瘾、认知扭曲、注意力下降,尤其是网络霸凌、欺诈和有害内容的传播正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些都促使各国积极寻找对症良方。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各国目标一致,治理路径却不尽相同。

澳大利亚、法国、希腊选择全面禁止模式;巴西要求未成年人账号与法定监护人账号绑定;印尼依据风险分级对平台采取差异化措施;英国启动数百人分组测试,探索最优限制方案;欧盟研发统一的年龄验证工具“迷你钱包”,替代平台自主验证,破解核验漏洞。

有评论指出,政府筑起“护栏”,压实平台责任、加强家庭与社会协同、提升数字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多配方”组合而非一禁了之,或许才更适配“数字时代”的治理逻辑,有助于解开未成年人与社媒之间的复杂羁绊。

战事“接近结束”,美国只缺台阶?

安峥

快观察

北京时间4月15日一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战争已结束”的消息突然刷屏。但就在一天前,美军刚在霍尔木兹海峡加码封锁;战舰前出、商船掉头,报复上周的直接谈判无果而终。

一边是“锁上加锁”,一边是“战事结束”的高调表态,强烈反差之下,一个问题浮现:特朗普为何此时又谈“退场”?

其实,上述说法并不准确,特朗普当地时间14日接受新闻采访时的原话是:“我觉得(伊朗战事)已非常接近结束,如果现在就撤军,他们得花20年才能重建国家……而我们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拭目以待。我认为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达成协议。”

一会说“接近结束”,一会说“没结束”,一会又说“伊朗很想谈”,特朗普措辞模糊、摇摆、自相矛盾,这并不让人陌生。这场始于2月28日的军事打击行动至今已过去一个多月,造成伊朗数千人遇难、美军十余人丧生、全球能源和资本市场大震荡。美伊双方于4月7日达成14天停火,不想再继续打下去,但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安排,仍悬而未决。

特朗普一直吹嘘美国“赢麻了”,伊朗领导层和军事能力“衰弱”,但实际情况要残酷得多。

从外部看,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巨大军事优势下并未倒下;欧洲盟友渐行渐远,甚至批评美国在“没有明确目标、没有退出战略”的情况下贸然开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警告,若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增长、通胀和能源市场都将承压。

在美国内部,由于战争成本高昂、收益不明,继续打下去的意愿很低,就连保守派青年群体也开始对战争厌倦和抵触;国会民主党人再次推动限制总统对伊作战权限。

多重压力下,特朗普迫切希望摆脱战争反噬。所谓“战事接近结束”,与其说是局势判断,不如说是他试图挽回民意、稳定油市和盟友预期的“安慰剂”,同时也是为后续谈判调整节奏。

但问题在于,接近不等于结束。截



4月1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南部一处居民区,男子站在遭美以袭击严重受损的楼房内。新华社发

至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目标仍在“漂移”,美伊的核心分歧并未收窄——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导弹能力与海峡控制,一个都没有消失。

种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正在降温,但冲突的结构并未改变。美国急于脱身,却又没法征服伊朗,能够包揽为“胜利”的退出路径至今仍未出现。真正“接近结束”的,可能只是特朗普的“胜利”狂想。

他擅长将调门拉满、筹码堆高,但一旦进入推进和收尾阶段,往往后劲不足,已留下美朝和谈、塔利班和谈、加沙重建等一个又一个“烂尾工程”。

围绕伊朗战事走向,美国国内出现几种声音。

一是谨慎乐观派,认为谈判“高度可能”重启,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据称新一轮面对谈判最快可能于16日在巴基斯坦举行。还有说法称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延长停火的方案,不过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二是现实怀疑派,认为“封锁战”不会很快见效,伊朗不会轻易屈服,现实条件不支持快速收场;特朗普的一些极端言论正在削弱政策稳定性和国家信誉。三是强硬派,主张继续对伊朗施压、掐住伊朗经济命脉,激发其国内不满,并以解除制裁与关系正常化作为“终极交易”,迫使伊朗让步甚至内部改变。

四是风险担忧派,认为即便停火,核扩散、恐怖主义等深层风险并未消失,甚至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换句话说,战事最激烈的阶段可能正在过去,但最难处理的阶段才刚开始。如果关键分歧继续被搁置、被模糊处理,那么所谓“停火”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只是把风险推迟到下一个更危险的时间点。

Lululemon 服饰被指或含“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对人体有危险吗?

正常使用,此类衣物对健康威胁较低

这几天,运动休闲品牌“Lululemon”相关话题引发热议。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日前宣布,已对加拿大运动休闲品牌Lululemon美国公司发起调查,原因是其运动服饰中可能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即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简称“PFAS”)。

帕克斯顿表示,PFAS可能与内分泌紊乱、不孕不育、癌症和其他健康风险有关。此次调查旨在查明Lululemon是否在产品安全性、质量及对健康的影响方面误导消费者。

4月14日晚,Lululemon回应称,其产品并未使用PFAS物质,此前仅少量用于耐用防水类产品,但已于2023财年淘汰。Lululemon中国方面也表示,目前中国所有在售产品不含PFAS,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和行业标准。

“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分解速度非常慢,可以在环境中积聚并存在数千年,并通过食物链蓄积,所以又叫“永久性化学物质”。

正因为这种稳定性,PFAS有出色的防水、防油、防污性能。20世纪50年代后,它长期被用于功能性面料处理,如炊具不粘涂层、纺织品、化妆品、食品包装材料、耐污涂料等。21世纪初,PFAS因存在环境风险,开始受到公众关注。

全国产业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杨晓峰在接受采访时介绍,PFAS包含数百种化合物,最常见的是PFOA(全氟辛酸)和PFOS(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这两种成分对环境和人体有广泛毒性,且持续时间长。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PFOA和PFOS认定为致癌物或可能对人体致癌的物质,这也是PFAS引起大众担忧的主要原因之一。

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已揭示PFAS暴露与免疫功能下降、甲状腺功能异常、肝脏损伤、肾脏疾病、不良生殖发育结局及某些癌症之间的关联。生育影响方面,相关人群研究显示,血液中特定种类的PFAS浓度处于最高四分位数组的女性,相较于最低四分位数组,其怀孕等待时间延长、临床妊娠率显著降低,部分研究报告的活产率下降幅度可达30%至40%。

不必谈PFAS色变

PFAS的确有风险,但不必谈其色变,因为具体产生多少影响是有前提的——大剂量、高暴露。

截至目前,没有研究指出,穿着面料含有PFAS的运动服饰会导致PFAS大剂量进入人体引发相应的不良后果。反倒是其他途径可能更容易让人摄入更多剂量的PFAS,比如受污染水域的鱼、不合格防油纸包裹的快餐等。

服装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的专家告诉记者,在纺织服装领域,PFAS主

要被用于制造具有防水、防油等功能的服装,一般多为冲锋衣、皮肤衣、羽绒服等,“正常使用场景下,含PFAS的衣物对健康的直接威胁较低,人体内的PFAS,衣物接触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

其实,PFAS早已通过水、食物、空气渗透进生活。但发现它们存在不等于有问题,更不等于直接致病致痛。因为没有达到“大剂量、高暴露”的条件,所以绝大多数人未表现出受到影响。

更何况,一些PFAS“可能致癌”的结论依据仅限于动物实验或来自有限的人体实验证据,真实的人体摄入量远没有达到动物实验中的高剂量,因此,通过哪些途径、分别摄入多少剂量的PFAS才明确致病或致痛,还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全球“去氟化”浪潮汹涌

Lululemon这次的品牌危机,让人意识到,全球“去氟化”浪潮的汹涌,也给整个服装产业链敲响了警钟。

在中国,2022年底,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已把几类PFAS物质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4年实施的冲锋衣国标对PFOS和PFOA设了限值。

在全球,美国超过30个州对PFAS实施管控,欧盟已对特定PFAS物质与品类实施分阶段禁令,法国规定只要存在安全替代方案,所有含有PFAS的化妆品、服装及其他相关产品将被全面禁止生产、进口与销售。

业内人士表示,安踏、李宁、波司登等头部行业品牌均已在布局“去氟”,但无氟方案明显受制于性能差距和成本压力,整个行业转型的动力仍不足。比如,无氟防水剂的早期产品不耐洗,水洗后防水防污性能迅速退化。又比如,虽然无氟防水剂的单价更低,但要达到相近的防水效果,用量大于含氟防水剂,综合成本更高,“大约高20%”。

主动避免风险

面对PFAS风险,消费者其实并不被动,要做到在穿上远离PFAS,专家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选购时查看产品标签。优先选择明确标注“PFAS-free”(不含PFAS)或“PFC-free”(不含全氟碳化物)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厂商会玩文字游戏,仅标注“PFOA-free”或“PFOS-free”,这并不代表不含其他PFAS。

二是警惕功能性关键词。产品描述中出现“防水”“防污”“防护”等词汇时,建议详细询问品牌方是否使用PFAS来防水,要求其出示相关检测报告。

三是优先选择合规产品。中国新的冲锋衣标准已经实施,标称“无氟整理”的产品相关PFAS指标符合标准才算合格。

四是注意日常防护。穿着功能性服装时,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定期清洗衣物,减少手部接触摄入PFAS的风险。家中应减少使用标有“防污”“防水”的纺织品,减少室内PFAS暴露。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新能源车车牌变白色?私自褪色违法!

留言板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有多地网友分享自己看到的白底黑字新能源汽车号牌,还有博主发布车牌变色的“攻略”和“教程”。交管部门表示,人为将新能源车号牌褪色属于污损车辆号牌,是违法行为。对此,网友在上观

新闻微信公众号评论区展开讨论。

李欣:渐变挺好看的呀,而且含义一目了然,新能源车对环境绿色友好。

壁立万仞:颜色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管理方便。不同颜色的车牌有不同含义,私自乱改会造成混乱。

小熊: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讨论的。网上教改车牌的博主真是胆大,

私自褪色是违法,要处罚的。

进击的小梅:行车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好不好看根本不重要,万一私自褪色导致车牌号看不清,车主肇事逃逸怎么办?

林林:私自改色肯定不行,不过相关部门也可以考虑下是否可以统一给新能源车牌换个更好看的颜色,征集下大家的看法。审美和规则可以

都要,不冲突。

越过山丘:还有“2026新能源车牌要改为黑白色”的假新闻,完全是造谣。希望能找出传播谣言的人,予以处罚。

猫猫教:平台应该承担起责任,封禁处罚发布车牌褪色攻略的用户,否则会误导网友,让大家以为真的可以私自改色。

本报记者 杨蓉 整理

“五一”出行航班被取消?

高油价下航司被迫“断臂求生”

临近“五一”假期,有网友表示自己预订的航班突然被通知取消,这背后是全球航空公司面对高油价的“断臂求生”。

目前,全球已有不少航司明确发布航班削减计划。比如新西兰航空3月已砍掉5%的航班,4月又宣布在5月和6月进一步缩减运力;德国汉莎航空预计燃油供应短缺和高油价可能贯穿全年,计划削减2.5%至5%的运力。

网友发现,涉及中国的航班取消重灾区以飞东南亚和大洋洲居多。第三方出行平台“航班管家”数据显示,4月1日到4月12日,已有多条中国到东南亚的航线取消全部航班,包括西安—普吉岛、重庆—普吉岛、烟台—曼谷、鄂尔多斯—万象、上海—斗湖、厦门—万象、南京—达克茂、呼和浩特—曼谷等。中国至大洋洲方面,广州—达尔文航班取消率为83.3%、杭州—奥克兰航班取消率为57.1%、武汉—悉尼航班取消率为50%。

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高油价背景下,航司盈利压力骤增,部分航线难以盈利,甚至飞一趟亏一趟,所以削减航班;二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燃油严重依赖进口,甚至已面临燃油短缺,想飞也飞不了,比如汉莎航空就表示,必要时将提前停飞20到40架老旧飞机。

第一个原因是所有航司都面临的挑战。而第二个原因,是结构性供应挑战,也是东南亚和大洋洲航线受影响较大更为直接的原因。

东盟能源中心的数据显示,东盟超半数原油进口依赖中东,其中菲律宾对中东原油依存度约为95%,越南约88%,泰国约59%。公开资料显示,澳大利亚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成品油80%以上依赖进口。

虽然中国民航业同样面临燃油压力,但相比之下情况要好一些。春秋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相比国内航线,国际航线减班压力更大,其中短途国际航线会好些,因为可以带航油飞过去,减少国外加油费的影响。

实际上,高油价推高的不仅是机票价格,还包括住宿在内的所有出行成本。马尔代夫部分酒店最近就通知

涨价,原因是岛上的空调、海水淡化设备、餐厅冷藏系统全靠柴油发电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长途出境旅游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容易,而短途游客自然会增加。途牛预订数据显示,“五一”境内打包旅游产品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但以往长假都是出境游、长途跨省游占据主流,今年游客选择明显向内、向近、向稳靠拢。

其中,自驾游产品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超50%,上海、广州、杭州等热门目的地,旅客更愿自主掌控行程,避开航班取消、票价波动的风险。浙江借“春假+五一”超长假期,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暴涨135%,同时日照、丽水等短途目的地快速崛起,出游人次同比增长超2倍。

其实,燃油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在清明假期已有所体现。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清明假期出行数据显示,全民出行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但不同交通方式的表现明显分化:铁路客运量5779万人次,同比增长8.4%;公路人员流动量77554万人次,同比增长5.4%;水路客运量367.7万人次,同比增长8.4%;民航客运量568.8万人次,同比仅增长1.6%。尽管这其中还有清明假期较短的因素,但高油价对民航的冲击显然比对其他交通方式的影响更大一些。

高油价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业内人士预测,短途游将在今后一段时间更加流行,甚至露营等低成本周边游项目可能会再度走红。

本报记者 王力



建言 投稿 爆料 求助 扫码参与互动